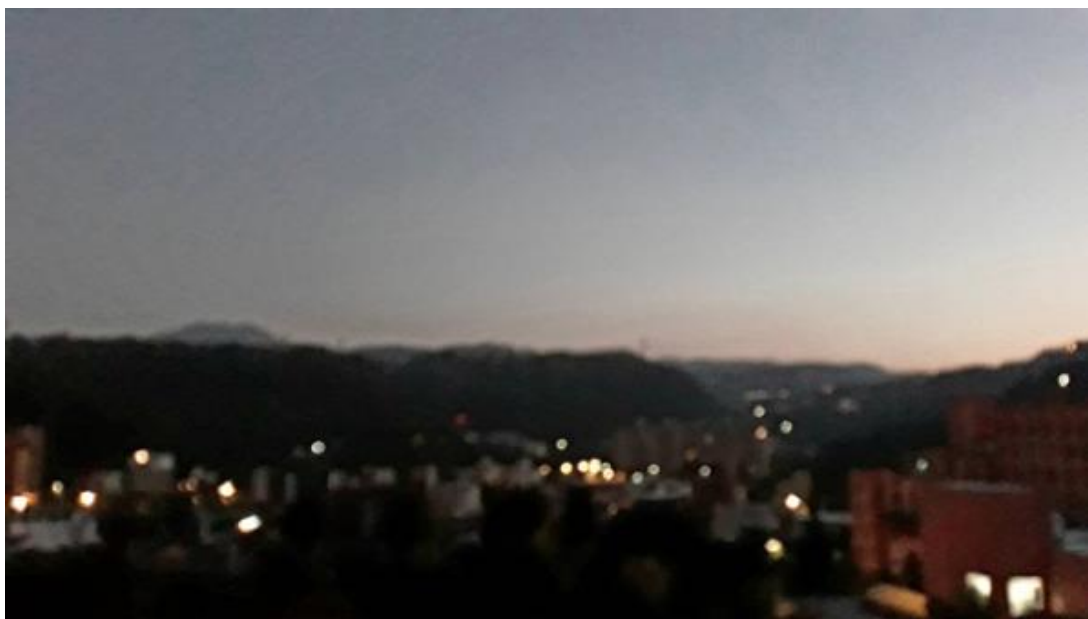


甦醒



我的夜被失眠長期割據。運動手環史官似的記錄著敵軍如何攻城掠地，在這場戰役中我節節敗退，室友都進入夢鄉、獨留我坐困愁城，開始恐懼某天真的未曾闔眼卻目睹是白晝降臨、再也無法掌握一天的開始與結束、生活的休憩與忙碌——以至於那日，甫回宿舍便沉沉睡去，猶如一個恩賜。

在室友的鼾聲與夢囈中轉醒，恰巧是平時的入睡時間，我的身體與思緒，第一次既不屬於藥物作用下的昏沈，也不屬於恐懼與擔憂，久違地屬於自己。躡手躡腳地步出寢室，已是年末，感覺冬天真的已經來臨。宿舍大燈皆已熄滅，走廊上空蕩而靜謐，好似整個世界都沉沉睡去，我徘徊在日日恐懼的凌晨時分，眼前的窗將校園框成一部永無結局的無聲電影，隱密地記述著校園裡熱鬧的光景，抬首即見——無數個放學傍晚，在這屬於學校制高點的建築裡我望著這個長鏡頭，想起白日裡試著讓自己奔走繁忙，卻猶如失衡的陀螺，逐漸加重的劑量與隨之而來的疲憊，使我用盡力氣，卻僅止旁觀。

瞥見遠處的幾盞燈耀著，原來此時校園裡仍有著燈火。暖橙色的，彷彿某種美好的隱喻，僅僅凝視，就感覺不再寒冷，我愣愣地望著，長期失眠的我應是畏光的，卻感覺好似某些情緒被溫柔的理解。

校園仍是夜裏的光景，我靜靜地站在窗口，驀地想看看日出，我尋找著方位，直到指尖碰觸到陽光的溫度，聽到開門的聲響、腳步聲與盥洗的聲音盪在狹小而壅擠的宿舍走廊。

「早安，一切。」我說。